

卷第三百九十 塚墓二

奴官塚 盧渙 趙冬曦 丁永興 嚴安之 女媧墓 李邕 賈耽 張式 樊澤 齊景公墓 郭誼 壽安土棺 李思恭 武瑜 曹王墓 韓建 海陵夏氏 廬陵彭氏 武夷山 林贊堯 張紹軍卒 馬黃谷塚 秦進崇 和文

奴官塚

鄆縣有後漢奴官塚，初，村人田於其側，每至秋獲。近塚地多失穗不稔。積數歲，已苦之。後恒夜往伺之。見四大鵝，從塚中出，食禾，遂即入去。村人素聞奴官塚有寶，乃相結開之。初入埏前，見有鵝，鼓翅擊人，賊以棒反擊之。皆不復動。乃銅鵝也。稍稍入外廳，得寶劍二枚，其他器物不可識者甚眾。次至大藏，水深，有紫衣人當門立，與賊相擊。賊等群爭往擊次，其人衝賊走出。人縣大叫云：「賊劫吾墓。」門主者曰：「君墓安在？」答曰：「正奴官塚是也。」縣令使里長逐賊，至皆擒之。開元末。明州刺史進三十餘事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盧渙

黃門侍郎盧渙。為洺（「洺」原作「名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州刺史。屬邑翁山縣，溪谷迴無人，嘗有盜發墓。云：『初行，見車轍中有花磚，因揭之，知（「知」字原在「之」字上，據明抄本改）是古塚，乃結十人。縣投狀，請路旁居止，縣許之。遂種麻，令外人無所見，即悉力發掘。入其隧路，漸至壙中，有三石門，皆以鐵封之。其盜先能誦咒，因齋戒近之。至日，兩門開。每門中各有銅人銅馬數百，持執干戈，其制精巧。盜又齋戒三日，中門半開，有黃衣人出曰：「漢徵南將軍劉，（忘名）使來相聞，某生有征伐大勳，及死，敕令護葬，又鑄銅人馬等，以象存日儀衛。奉計來此，必要財貨，所居之室，實無他物。且官葬不瘞寶貨，何必苦以神咒相侵？若更不已，當不免兩損。」言訖復入，門合如初。又誦咒數日不已，門開，一青衣又出傳語。盜不聽。兩扇欵辟，大水漂蕩，盜皆溺死。一盜能泅而出，自縛詣官，具說本末。渙令復視其墓，中門內有一石床，骷髏枕之。水漂，已半垂子床下。因卻為封兩門，窒隧路矣。（出《玄怪錄》）

趙冬曦

華陰太守趙冬曦，先人壟在鼓城縣。天寶初，將合附焉。啟其父墓，而樹根滋蔓，圍繞父棺，懸之於空。遂不敢發。以母柩置於其旁，封墓而返。宣城太守刁緇，改葬二親，緇亦納母棺於其側，封焉，後門緒昌盛也。冬曦兄弟七人，皆秀才，有名當世，四人至二千石。緇三為將軍，門施長戟。開元二十年。萬年有人，父歿後，家漸富，遂葬母（「母」字原闕，據明抄本補）。父輓亦為縈繞，不可解。其人遂刀斷之，根皆流血，遂以葬。即而家道稍衰，死亡俱盡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丁永興

高唐縣南有鮮卑城，舊傳鮮卑聘燕，享於此城。旁有盜跖塚，塚極高大，賊盜嘗私祈焉。天寶初，縣令丁永興，有群盜劫其部內。興乃密令人塚旁伺之，果有祀者，乃執詣縣，按殺之。自後祀者頗絕。《皇覽》言盜跖塚在河東。按盜跖死於東陵，此地古名東平陵，疑此近之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嚴安之

天寶初，嚴安之為萬年縣捕賊官。亭午，有中使黃衣乘馬，自門馳入。宣敕曰：「城南十里某公主墓，見被賊劫。宣使往捕之，不得漏失。」安之即領所由並器械，往掩捕。見六七人，方穴地道，才及埏路，一時擒獲。安之令求中使不得，因思之曰：「賊方開塚，天子何以知之。」至縣，乃盡召賊，訊其事。賊曰：「才開墓，即覺有異，自知必敗。至第一門，有盟器敕使數人，黃衣騎馬。內一人持（「持」原作「揖」，據明抄本改）鞭，狀如走勢，袂頭腳亦如風吹直豎，眉目已來，悉皆飛動。某即知必敗也。」安之即思前敕使狀貌，兩盟器敕使耳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女媧墓

潼關口河潭上，有樹數株，雖水暴漲，亦不漂沒。時人號為女媧墓。唐天寶十三年五月內，因大風吹失所在。乾元二年六月，虢州刺史王晉光（本書三〇四女媧神條作王奇光）上言：「今月一日，河上側近，忽聞風雷。曉見墳踴出，上有雙柳樹，下巨石，柳各高丈餘。」（出《唐曆》）

李邕

劉晏判官李邕，莊在高陵，莊客欠租課，積五六年。邕因罷歸莊，方將責之，見倉庫盈美，輸尚未畢。邕怪問，悉曰：「某久為盜，近聞一古塚，塚西去莊十里，極高大，入松林二百步，方至墓。墓側有碑，斷倒草中，字磨滅不可讀。初旁掘數十丈，遇一石門，錮以鐵計，累日洋糞沃之，方開。開時，箭出如雨，射殺數人。眾懼欲出，某審無他，必設機耳。乃令投石其中，每投，箭輒出。投十餘石，箭（「箭」字原在「石」字上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不復發。因列炬而入，至開重門，有木人數十，張目運劍，又傷數人。眾以棒擊之，兵仗悉落。四壁各畫兵衛之像，南壁有大漆棺，懸以鐵索，其下金玉珠璣堆積。眾懼，未即掠之。棺兩角忽颯颯風起，有沙撲人面。須臾風甚，沙出如注，遂沒至髀。眾驚恐退走，比出，門已塞矣。一人復為沙埋死。乃同酌地謝之，誓不發塚。」《水經》言越王句踐都瑯琊，欲移尤（明抄本「尤」作「允」）常塚，塚中生風，飛沙射人，人不得近，遂止。按漢舊儀，將作營陵之內方丈，外設伏弩伏火弓矢與沙。蓋古制有此機也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賈耽

賈耽在滑州境內。天旱，耽召大將二人謂曰：「今歲荒，煩君二人救民也。」皆言：「當利軍州，死不足辭。」耽笑曰：「君可辱為健步。明日，當有兩騎，衣慘緋。所乘馬，蕃步鬣長。經市出城，可隨之，識其所滅處，則吾事諧矣。」二將乃裹糧，衣皂衣，尋之。果有二緋衣，經市至野行二百餘里，映大塚而滅。遂壘石喪之，信宿而返。耽大喜，發數百人，具畚鍤，與二將偕往發塚，獲陳粟數十萬斛，人竟不之測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張式

張式幼孤，奉遺命，葬於洛京。時周士龍識地形，稱郭璞青烏之流也。式與同之外野，歷覽三日而無獲。後因代晉。時其

內唯一榻，式則籍地，土龍據榻以憩。土龍夜久不寐，式兼衣擁炉而寢。欬然驚魘曰：「親家。」土龍遽呼之，式固不自知，久而復寐。又驚魘曰：「親家。」土龍又呼之，式亦自不知所謂。及曉，又與土龍同行。出村之南，南有土山，土龍駐馬遙望曰：「氣勢殊佳。」則與式步履久之。南有村夫伐木，遠見土龍相地，則荷斧遽至曰：「官等得非擇葬地乎？此地乃某之親家所有。如何？則某請導致焉。」土龍謂式曰：「疇昔夜夢再驚，皆曰親家。豈非神明前定之證與！」遂卜葬焉，而式累世清貴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樊澤

樊澤為襄陽節度使。有巡官張某者，父為邕管經略史，葬於鄧州北數十里。張兄第三人，忽同時夢其父曰：「我葬墓某夜被劫，賊將衣物，今日入城來，停在席帽行。汝宜速往擒之，日出後，即不得矣。」張兄弟夜起，泣涕相告。未明，扣州門，見澤，具白其事。立召都虞候，令捕之。同黨六人，並賊帥之妻皆獲。澤引入，面問之曰：「汝劫此墓有異耶？」賊曰：「某今日之事，亦無所隱，必是為神理所殛。某夫妻業劫塚已十餘年，每劫，夫妻攜酒爇火，諸徒黨即開墓。至棺蓋，某夫妻與其亡人，遞為斟酌。某自飲一盞，曰：「客欲一盞，即以酒灑於亡人口中，雲，主人飲一盞。又妻飲一盞遍，便雲酒錢何處出？其妻應雲，酒錢主人出。遂取夜物寶貨等。某昨開此墓，見棺中人紫衣玉帶，其狀如生。某依法飲酒，及灑酒雲，至主人一盞，言訖，亡人笑。某等驚甚，便扶起，唯枯骨耳。遂解腰帶，亡人呼曰，緩之，我腰痛。某輩皆驚懼，遂馳出。自此神魂倘恍，即知必敗。悉殺之。數日，鄧州方上其事。」（出《逸史》）

齊景公墓

貝邱縣東北齊景公墓，近世有人開之。下入三丈，石函中得一鵝。鵝回轉翅以撥石。復下入一丈，便有青氣上騰，望之如陶煙。飛鳥過之，輒墮死。遂不敢入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郭誼

潞州軍校郭誼，先為邯鄲郡牧使。因兄亡，遂入鄆州，舉其先，同營於磁州滏陽。縣接山，土中多石，有力者卒，共鑿石為穴。誼之所卜，亦鑿焉。即日倍加，忽透一穴，穴中有石，長可四尺。形如守宮，支體首尾畢具。役者誤斷焉，誼惡之。將別卜地，白於劉從諫，從諫不許，因葬焉。後月餘，誼陷於廁，幾死，骨肉奴婢相繼死者二十餘口。自是常恐悸，寤寐不安，因表請罷職。從諫以都押衙焦長楚之務，與誼對換。及劉稹（「稹」原作「積」，據《西陽雜俎》續一改）阻兵，誼為共魁，軍破鼻首。其家無少長悉投死井中。鹽州從事鄭賓於言，石守宮見在磁州官庫中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壽安土棺

壽安之南有土峰甚峻，乾寧初，因雨而圯。半壁銜土棺，棺下有木，橫互之。木見風成塵，而土形尚固。邑令滌之，泥汨於水粉，膩而蠟黃。剖其腹（明抄本「汨」作「滑」，「於」、「而」俱作「如」，「腹」作「棺」），依稀骸骨。因徵近代，無以土為週身之器者。載記雲，夏後氏聖周，蓋其時也。（出《唐闕史》）

李思恭

乾寧三年丙辰，蜀州刺史節度參謀李思恭埋弟於成都錦浦裡北門內西回第一宅，西與李冰祠鄰。距宅之北，地形漸高，岡走西南，與祠相接。於其堂北，鑿地五六尺，得大塚，磚甃甚固。於磚外得金錢數十枚，各重十七八銖，徑寸七八分，圓而無孔。去緣二分，有隱起規，規內兩面，各有書二十一字。其緣甚薄，有刃焉。督役者馳其二以白思恭，命使者入青城雲溪山居以示道士杜光庭，云：「此錢得有石餘。」思恭命並金錢復瘞之，但不知誰氏之墓也。其地北百步所，有石筍，知石筍即此墓之闕矣。自此甚靈，人不敢犯。其後蜀主改置祠堂享之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，明抄本作出《錄異記》）

武瑜

安州城東二十餘里，有大墓。群賊發之，數日乃開。得金釵百餘枚，合重百斤。有石座，雜寶古腰帶陳列甚多。取其一帶，隨手有水湧，俄頃滿墓。所開之處，尋自閉塞。盜以二釵（「釵」字原「闕」，據黃本補），子獻刺史武瑜。夜夢一人古服，侍從極多，來謁云：「南蠻武相公也，為群盜壞我居處，以君宗姓，願為修之。盜當發狂，勿加擒捕。」即命修之，群盜三十餘人，同時發狂，相次皆卒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曹王墓

永平乙亥歲，有說開封人發曹王皋墓，取其石人羊馬磚石之屬。見其棺宛然，而隨手灰滅，無復形骨，但有金器數事。棺前有鑄銀盆，廣三尺，滿盆貯水。中坐玉嬰兒，高三尺，水無減耗。則泓師所云。墓中貯玉，則草木溫潤；貯金多，則草木焦枯。曹王自貞元之後，歷二百歲矣，盆水不減，玉之潤也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韓建

韓建喪母，卜葬地。有術云：「只有一穴，可置大錢，而不久即散。若華州境內，莫如於此也。」建乃於此葬母。明年，大駕來幸。四海之人，罔不臻湊。建乃廣收商稅，二載之後，有錢九百萬貫。復三年，為朱梁所有。（出《中朝故事》）

海陵夏氏

戊戌歲，城海陵縣為郡，侵人塚墓。有市儈夏氏，其先嘗為鹽商，墓在城西，夏改葬其祖。百一十年矣，開棺，唯有白骨，而衣服器物，皆儼然如新，無所損污。有紅錦被，文采尤異。夏方貧，皆取賣之，人競以善價買云。其餘塚，雖歷年未及，而皆腐敗矣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廬陵彭氏

廬陵人彭氏，葬其父。有術士為卜地曰：「葬此，當世為藩牧郡守。」彭從之。又掘坎，術士曰：「深無過九尺。」久之，術士暫憩他所，役者遂掘丈餘。欬有白鶴自地出，飛入雲中，術士歎恨而去。今彭氏子孫，有為縣令者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武夷山

建州武夷山，或風雨之夕，聞人馬簫管之聲。及明，則有棺槨在懸崖之上，中有脛骨一節，土人謂之仙人換骨函。近代有人深入絕壑，俯見一函，其上題云：潤州朝京門內染師張某第三女。好事者記之。後至潤州，果得張氏之居。云：「第三女未嫁而卒，已數歲。」因發其墓，則空棺矣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林贊堯

丙午歲，漳州裨將林贊堯殺監軍中使，據郡，及保山岩以為營。掘地，得一古塚，棺槨皆腐。中有一女子，衣服容貌皆如生。輒

體尤有暖氣。軍士取其金銀釵環，而棄其屍。又發一塚，開棺，見一人被發復面，蹲於棺中。軍士駭懼，致死者數人。贊堯竟伏誅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張紹軍卒

丙午歲，江南之師圍留（明抄本「留」作「晉」）安，軍政不肅。軍士發掘塚墓，以取財物，諸將莫禁。監軍使張匡紹所將卒二人，發城南一塚，得一椰實杯，以獻匡紹。因曰：「某發此塚，開棺，見綠衣人面如生，懼不敢犯。墓中無他珍，唯得此杯耳。」既還營，而綠衣人已坐某房矣，一日數見，意甚惡之。居一二日，二卒皆戰死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馬黃谷塚

安州城南馬黃谷塚左有大塚，棺槨已腐，唯一髑（「髑」原作「體」，據明抄本改）髑，長三尺。陳人左鵬，親見之焉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秦進崇

周顯德乙卯歲，偽連水軍使秦進崇，修城，發一古塚。棺槨皆腐，得古錢破銅鏡數枚。復得一瓶，中更有一瓶，黃質黑文，成隸字云：「一雙青烏子，飛來五兩頭。借問船輕重，寄信到揚州。」其明年，周師伐吳，進崇死之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和文

蜀人王昭遠，戊午歲為巡邊制置使。及文州，遇軍人喧聚，問之，言舊塚內有屍不壞，或以磚石投之，其聲鏗然。昭遠往，見其形質儼然，如新逝，塚中得石版云：「有唐故文州馬步都虞侯和文，年五十八，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五日卒，葬於此。」昭遠致祭，復令掩閉之，於墓側刻石以銘之。（出《野人閒話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